

十三月的風

的

著者

版 部

十二月的風

目 次

封面設計·····	洪 葉
木刻插圖一幅·····	陶宇陸戈
插畫四幀·····	新 波
十二月的風·····	1—4
偉大的前夜·····	5—6
一個非常的早晨·····	7—8
北平的怒吼·····	9—11
敬告二十九軍兵士·····	12—13
誰不愛護養育我們的母校·····	14—15
豬羶！教授！·····	16—17
午夜時分·····	18—19
拷問·····	20—21
示威！再來一次吧！·····	22—24
七個女戰士·····	25—27
天橋的風景·····	28—30

宣武門前·····	31—32
悲壯的一幕·····	33—34
古城復活了·····	35—36
慰問·····	37—39
媽媽！我也去打漢奸！·····	40—41
送別之夜·····	42—43
寂寞了校園·····	44
失寵了的派克筆·····	45—46
我們又回到鄉村·····	47—48
野會·····	49—50
晨曦中·····	51—52
夜的進行曲·····	53—54
如林的黑手·····	55—56
大地動蕩了·····	57—59



寂寞的校園

陶陸 字戈合作



夜的進行曲

新波作



午夜時分

新波作



悲壯的一幕

新波作



北平的怒吼

新波作

十二月的風

聽！十二月的風伴奏大衆呼聲，
在朝暉幻影裏歌頌黎明到來。

上帝擺一幅慘淡的面影，
把慧眼望着冰凍大地。
塞北翻起敵人的鐵蹄，
太平洋，戰前灑下漫天風雨。
烏鴉不敢天聲在長空叫喚，
寂寞的街心停止都市呼息，
美麗的三海絕了遊人，
焦枯的荷葉在沍寒裏飲泣。
東西站雖然有汽笛長鳴，
但載來的盡是敵人的官兵，
太陽旗映着輝煌的前門，
皇宮前响起敵人的號聲。
汽車拖載了各色要人，
黑夜裏秘簽屈辱條約，
歡筵席上飛舞花花和衣，

談笑聲中斷送中華的生命。
密令吩咐教授，校長……
用機敏手段對付青年怒潮，
更在街角埋伏了暗探，
手槍，利刃，壓搾文化呼聲。
豎豎眉毛也遭受逮捕，
臨時監牢拘禁戰士的英勇，
大學門前加緊了崗位，
夜晚出門必須答出口令，
三千年前苛暴的嬴政，
此時又借屍還魂！？
大衆心裏扣攪一個苦悶，
陰霾怎能永久封鎖天空？
枯草也引長身子向上仰望，
等待來一陣粗暴的狂風。
凍雲縫裏忽然掣出一道亮光，
黑暗裏興作翻天的怪响。
嗚嗚嗚——號號號——
十二月的風從地心裏捲起來了，
漫過城頭，挾着萬里塵沙，
洶湧，澎湃，是萬千奔騰的戰馬，
憤怒，狂捲，是洪流凌越了天山。
沈寂三海捲起破天浪潮，
古城街心瀰漫敵人的鐵蹄，

沙發椅上悚碎紳士風度，
祕議室中嚇破醜惡的鬼臉。
洶湧！澎湃！狂捲！怒號！
花前，水畔，醒敲士女遊魂，
長街小巷飛散動蕩的流言。
大學生衝出幽靜的學院，
擲却派克筆，學士夢，
把意志投入風濤裏洗練。
胆小的商賈閉緊寬狹鋪面，
車夫，小販，雜入風濤裏吶喊。
撕殺！怒吼！呻吟！搏鬥！
匯成了萬里烽火，燒！燒！燒！
燒掉殘暴的禍根，燒掉侵略的鎖鏈！
匯成了沖潰長堤的狂瀾，湧！湧！湧！
湧出冰結下地心洪流！
奔騰呀！奔騰呀！奔騰呀！
漫過五嶽巍峨巉巖的丘陵，
漫過三大流域無邊的草原。
四萬萬健兒掙扎起奴隸身子，
借風勢推動時代的巨輪，
剖開地球黑暗的核心，
攙扶地獄下受難的奴隸。
那時，上帝也露出愉快笑顏，
太陽在空中吐放綺麗的光采。

聽！十二月的風伴奏大眾呼聲，
在朝暉幻影裏歌頌黎明到來。

偉 大 的 前 夜

明天！明天是什麼日子？

今夜我預感到你的偉大了！

啊！偉大的一二八的夜，
你失去了靜穆，溫柔，
明天，地心的烈火要
燬碎這冰凍了的地球。

啊！偉大的一二八的夜，
你沒有陰雲的鬱結，
明天，熹微的晨光
會照臨在奴隸們的頭上。

啊！偉大的一二八的夜，
星在天空歡唱，
明天，鐵蹄下的奴隸
爆炸了反抗的狂浪。

啊！偉大的一二八的夜，
血在古城心裏澎湃，
明天，血花要把灰色的
街路濺成鮮紅的顏色。

啊！偉大的一二八的夜，
力在三千青年心裏跳動，
明天，六千隻鐵拳，
要搞碎惡魔們的迷夢。

啊！偉大的一二八的夜，
上帝也豎起眉毛狂吼：
「子弟們！起來！起來！
拿暴風雨蕩滌污濁世界。」

一個非常的早晨

我們半夜裏都起來了，

沸騰的心所感道非常的早晨。

太陽從黑夜裏爬出來了，
她警告這是個非常的日子。
簷前沒有鳥兒叫，
枯了的茉莉在窗外沈睡。
室內，數十個緊張的臉，
緊張的心絃，
像一羣深臨大敵的兵士，
沈默裏等待生死的搏擊。
床前，狼藉着被褥，
書桌上，失了平日的秩序。
雜沓的足音，
從門外急促的响過，
冷靜裏忽然一聲吶喊：
「校門外，戒嚴了！
同學們！衝出去！

衝出去！」

立刻，沸騰了！沸騰了！

齋舍湧出人羣，

門窗，地板跳動着，

風在空中嘶啞，

體育場，千餘人的大隊排成了。

「走！到街路上去吧！

我們向一切傀儡，醜惡示威！」

是潰決的狂瀾呀！

是暴發的火山呀！

誰能來阻擋它呢！

誰能來撲滅它呢！

北平的怒吼

滔天的怒吼，
爆炸了沈沈的古城。

狂風掃過灰色的古城，
天在眩，
地在動，
萬把手擊破
死寂的街市，
怒吼的洪流突出喉嚨。
枯枝上
寒鴉亂飛，
小旗閃耀着：
「起來！被壓迫的民衆！」
鋼的隊伍，
鐵的陣勢，
刺刀，木棒，
舞動血的腥紅。
恥辱下不再辱生，

抗鬥吧——去換取祖國的生命。

車夫，

小販，

也舉起拳頭，

前門的金獸，

瞪着驚奇的眼睛。

汽車像漠北的旋風，

載來醜惡的爪牙，

槍的威嚇，

獷猛的臉，

死神吹起號角，

血，濺上了肩，濺上了胸，

一片模糊，一團混戰，

倒了！倒了！

前面的同學倒了！

衝呀！衝呀！

後面的衝上去！

石子，

磚塊，

防衛的武器，

鮮血浴着意志，

怕什麼？

我們正都年青。

憤恨的火，

煎着憤恨的心，
滔天的怒吼，
爆炸了沈沈的古城。

敬告二十九軍兵士

喜峯口光榮的一戰不是打掉了
你們的胳膊，腿？……………現在，
是誰出賣你們的光榮呢？

我們拿萬千個摯熱的心，
敬告二十九軍英勇的兵士：
你們都記得喜峯口的光榮吧？
英風掃蕩敵人的鐵蹄，
戰馬雄鎮萬里關山，
四萬萬大眾心裏
誰不把偉績歌頌，紀念？
如今，你們的光榮
要被「無恥的退讓」出賣了，
醒呀！不要再沈睡在夢裏：
不見，青天下銅盔閃閃發光？
不見，浪人漢奸……………出沒巷尾？
不見，敵人在前門吹起軍號？
不見，東車站有日本兵站崗？

不見，塗日徽的飛機軋軋翱翔？
不見，太陽旗在我們的城樓飄揚？
不見，天空戰神咯咯癡笑？
不見，恥辱烙在同胞的背上？
不見，徒手的學生都奮臂吶喊？
不見，怒吼流出萬千大眾的音腔？
不見，不見………………
不能忍了，誰還能忍？
英勇的兵士呀！覺悟吧！
是誰出賣了你們的光榮，靈魂？
再來一次吧！喜峯口的抗戰，
把槍口瞄準一切的敵人。
我們誓同踏着這條血路，
前進！大眾攜手吧——
血，力，武器，人性……
結成一隻龐大的鐵流，
載起歷史的担子，
渡過這非常的時候。

誰不愛護我們的母校

校長！你何必那樣驚慌？

示威，是我們人性解放的反響。

校長！你何必那樣驚慌？

開會，談話，勸諭，佈告……

還請憲兵來學校站崗？

誰不愛養育我們的母校？

誰不愛整齊宏麗的講堂？

那花架下不有我們的踪跡？

那音樂室不有我們的歌音？

那池畔，亭前，我們更愛流連，

我們底體育場，圖書館……

不都是同學嬉戲，流覽的地方？

.....

我們誰都愛護母校，

像愛護自己的髮膚一樣，

假如有人傷害我們的髮膚，

祇要有人性，——誰能忍受？

現在敵人已侵入北平了，
（眼巴巴講室變成戰場）
難道不許我們起來反抗？
罷課了！示威吧！
我們不忍叫生命感到威脅，
不忍看校旗改換顏色。
校長！你也曾書桌上掙來學位，
你也曾爲鍍金飄過重洋，
試問有誰能忘記母校，
讓奸敵爪牙侵入聖潔的書房？
同學們！到街路上去吧！
化驗室不容再解剖青蛙了，
（炮烟襲進了明淨的玻璃窗。）
校長！你何必那樣驚慌？
（示威！是我們人性解放的反響）
那可憐的佈告呀——無聊！糊塗！
（雖然，它背後隱藏着刀劍的兇光）

猪 糞 ！ 教 授 ！

那天，我望見一隻骯髒的肥豚，

却不料就是先生的化身。

你高與酣睡在污泥裏，
鐵柵內自翊天地的宏麗，
黑色衣飾遮掩一身醜陋，
疲憊雙眸緊閉起眼前風雨，
灰色的心製造着灰色的謊，
金色夢裏培養雙料奴隸，
溫柔沙發消滅了人性，
御用筆下摀掉了真理，
喉嚨裏噴出文化本位，
擺起紳士風度，博士帽上
滑落死去了的戰績。
大學院裏還可拉作威福，
學聯會上怎讓你信口雌黃？
「冀察會」是苦口，奔走結果，
表面又避開自治字樣，

同學應體念環境艱危，
真愛國要回轉到書本上……」
「豬糞呀！莫在此放屁裝腔，
全體贊成罷課，武裝反抗！」
激昂羣情裏飛拳頭，
嘛——通——雜着桌椅的亂響。
教授像耗子竄下講台，
禮堂爆炸了，嘲笑，唱采。
接着是我們的代表演說，
雷鳴掌聲呼出熱烈的擁戴：
「我們要粉碎一切豬糞式的勸諭，
打倒漢奸，和他背後的操縱者，
把我們的力量向四處伸張，
在古城心裏掀起滔天狂浪。
豬糞！請你永遠在污泥裏酣睡吧！
骯髒裏消受「夢想的世界。」

午 夜 時 分

午夜，同學都睡熟了，

怎麼在寢室裏亂起人？

午夜，午夜，夜正深，
貓頭鷹在黑暗裏狂笑，
寒風襲擊我沸騰的心。
夜神吻着百葉窗，
靜穆拖長同學的好夢，
我向黑暗裏探望，傾聽，
像哨崗提防夜襲的敵人。
遠方傳來騾驢地輪聲，
一道惡光亮穿夜幕，
校門前，停下黑色的汽車，
湧現一羣晃動的鬼影，（憲兵）
校長，主任交頭接耳，
悄悄地，去開門，歡迎，
皮鞋踏出狂亂，
刀鍊悉索的怪鳴，

嚴肅封閉了寢室，
電燈在冷風裏抖顫，
校長執名單，主任呼齋號，
刺刀閃着生命的血腥。
撞門，擊窗，搜查，拘捕，
暴力掙出驚慌，
慘痛嚇破好夢，
衣被零亂了，箱篋翻轉了，
女同學躲到角落裏哭泣，
化裝品也逃不掉罪名，

.....

一個，一個……像土匪綁架肉票，
把同學從睡夢裏拖走了，
午夜街心，穿過囚車的輪影。

拷 問

冷風吹動十二月的夜，
陰森籠絡將軍府的厚牆。

電燈照亮了甬路，
星在天井上隱藏，
黑衣羣拖進年青囚犯，
冷風裏，皮鞋彈出怪響。

他假扮了中國服裝，
嚴厲掛在八字鬚的臉上，
耗子眼緊盯着新犯的脸，
笨訥的口流出內心的猖狂。

「你們不是高貴的大學生嗎？
怎未被少數的共匪利用？」
回答的是五個昂起的頭顱，
十隻迸着怒火的眼睛。

「說了吧，沒有罪的！
要再繼續示威……軍法……」
回答的是幽默的冷笑。
震怒漲紅猙獰的面龐。

「押上去！」最後一聲吩咐，
鐵鍊扣落新犯的肩上。
冷風吹動十二月的夜，
陰森籠絡將軍府的厚牆。

示威！再來一次吧！

示威！再來一次吧！

這句話在每個同學心裏呼嘯着。

示威！再來一次吧！

這句話在每個同學心裏呼嘯着，

只等待一聲緊急通知，

大家就迅速的出發。

誰不記得第一次示威呢：

參加的有四千多青年，

喉嚨裏爆炸出千年鬱怒，

那聲勢像黃河水，天上波濤，

傾入大街，小巷，

漫過三海，玉帶橋，

沈寂的古城，立刻復活了，

復活了，小販，車夫，舉着拳頭，

揀煤核的孩子，賣菜姑娘，

也雜入隊伍裏咆哮。

交通斷絕了，

嚴肅中燒燃萬衆的熱情，
我們像一列鋼甲車
轟隆地向前疾駛，
對面，飛來黑色馬羣，
死神煽起罪惡的淫威，
大刀，皮帶，水龍……
一陣暴烈的風雹。
「逃避的是豬羶！」
隊伍裏高亢的吶喊，
「踢啊！踢啊！」
混亂中警狗逃走了，
那戰慄，慌張的神色真有些好笑。
第二天就全布戒嚴了，
那無恥的勸諭，可憐的佈告，
新聞紙上的白頁，（箝制）
敵人前秘密締結的條約，
這一切都有什麼用呢！
雖然利刃刺入同學的髮膚，
鮮血濺染前門的大地，
但我們却舉起北平第一聲怒吼，
做了反帝，反……的前衛。
怒吼吧！五四是文化解放的先河，
一二九是中華大衆反抗的狂瀾。
示威！再來一次吧！

聽！校鐘叮噠的響了！

七個女戰士

誰說我們要回到家庭，廚房？

我們要把鮮血灑在戰場。

短牆外，傳來一陣呼聲，
百葉窗在冷風裏震動，
校門被警察封鎖了，
「訓育」的苦勸抑不住羣衆的熱情。
終於這七個女戰士，
輕捷地，捲起飄拂的裙裾，
越過短牆，投入壯烈的遊行。
地撼，山搖，陽光下
奔湧的人羣，激昂神色，
描繪出英偉的人性。
（走呀！姊姊！我們做銜鋒的前哨！）
大隊前舉起七隻胳膊，
白嫩皮膚隱現血的怒紅，
平時，清麗嘹亮的歌喉，
也變成粗壯的軍號，

把衝鋒進行曲向萬人唱送。
千萬隻手隨她們舉起，
千萬顆心，千萬顆頭顱，
像巍然的煙囪向天空堅挺。
沒有屈伏，畏怯——
生死線上賭賽寶貴的生命。
對面噪起一陣狂殺，
急劇警笛響出慘暴的威風，
槍刺尖挑着「和平彈壓」，
武力下，真理變成柔弱的爬蟲。
「呵……」一聲激越，慘痛的呼號，
雪林——刺刀結束了美麗的青春。
血泊裏，還舉起顫慄的小手，
（打倒日本……………）
楣英，青姊，正倒在姊身上，
鮮紅的血，浸污了白襯衫，
浴血的手緊緊擁抱，
（姊姊！我們死在一起！）
大隊亂了，怒吼，搏鬥，
晴天下，死神咯咯狂笑，
慈悲神也瞪出憤怒眼睛。
七個女戰士的美麗髮膚，
都被「狂暴」蹂躪了，摧殘了，
大隊裏更不知有多少青年健兒，

在暴力下負了終生的創痛？

天橋的風暴

天橋捲起了沒世的風暴，
這風暴在黑色地球上咆哮。

捲！捲！捲！天橋的風暴！
吼！吼！吼！反抗的狂流！
我們痛恨這恥辱日子，
砲煙吞蝕錦繡關山，
鐵蹄踏破輝煌名城。
文化聖地任敵人演習野戰，
領空，鐵鷹列隊飛行，
長街，聽不見駝鈴叮咚，
（那聲音多麼饒有詩意呢？）
却有戰慄的槍彈在靜夜怪鳴。
北平！這偉大莊麗的古城，
她像一個嬌妍淑靜的少女，
聽憑暴力蹂躪她底貞操，
還用賣身契把她推入陷阱。
我們，中華的子孫！

我們，北平的主人！
這兒有我們生息的家宅，
這兒有我們的爺娘妻子，
這兒有祖代堅苦締造的偉業，
這兒有萬衆留戀的園亭。
誰不愛殿閣的金磚玉瓦？
誰不愛矗立雲空的白塔？
誰不愛三海淙淙的濤聲？
誰不愛萬壽山蒼鬱的蒼松？
誰不愛前門舒展的方石路？
誰不愛西山八大景？……………
啊啊！這一切，這一切呵！
蘊藏了民族生息的偉力，
啓示了中華歷史的光榮。
但是，今天「醜惡」把她祕密出賣了，
還有暴力壓榨反抗的熱情。
不能再忍啦！——誰願在恥辱下偷生？
掘倒校牆，躍出草房，走出地下室，
衝過，槍林，彈雨，滔天的暴力，
我們畢竟在這兒匯合了！
工人之羣，兵士之羣，學生之羣……………
四萬頭顱在陽光下鑽動，
八萬隻手擎起奴隸身子，
吶喊捲起十二月的風暴，

洶湧，狂嘯，掃過灰色天空。
我們紀念這偉大日子一二一六，
（你是燦爛的革命花朵！）
（你是血潮的第一滴濺躍！）
濺躍吧！濺躍吧！濺躍吧！
最後的血戰開幕了！
綻放吧！綻放吧！綻放吧！
花蒂裏不是孕育着革命成果嗎！

宣武門前

宣武門不是中國人修築的嗎？

怎麼不叫中國人走進？

宣武門，巍然屹立着，
城堞向兩邊伸長鐵臂，
電燈下，映着白刃，
鐵門關斷了我們的隊伍。
一時，二時，三時……風寒，
飢餓，拖走一天光陰。
絕望了，交涉，試惡的要求，
（經驗，祇有堅決的鬥爭。）
幾次衝鋒，又被驅散了，
冒險拔門的同學都被帶走，
吶喊，雨下裏呼應着，
冷風盪啞了喉嚨，
大家力竭聲嘶的望着，
望着這無情的鐵門，
（往日，自由的往來，

今天，怎把我們當做敵人？
難道你不是中國人修築的？
爲什麼不讓中國人走進？）
（也好！我們都預備在這兒過夜。）
城樓上外國記者都感動地哭了，
市民，同胞，從戒嚴網裏，
給我們送來麵包，糖菓……
同情的心，憤激的淚，
慰懃的慰撫，熱烈的擁戴。
宣武門啊，宣武門！
你却凸起抑鬱的臉，
魔鬼作你貼身守衛，
（是否你也感到滯息的苦悶？）
太陽去了，讓暮色陪伴你，
電燈吐放病色的光輝，
一陣陣城堞上掠過寒風，
風襲擊黑夜，襲擊着我們，
襲擊着魔鬼的鐵石心……

悲壯的一幕

負傷了，沒有人喊一聲痛，

滾倒了，血泊裏再躍起。

太陽躲進夜幕裏去了，
沒有星、月，電燈不許開放，
黑天，黑地，陰森的馬路，
行進！悲壯的足音，踏着
悲壯調子，萬千顆心琴
彈奏着壯烈的歌唱。
對面，幽暗裏爆起一聲殺，
一列黑色影子，
一陣狂妄步伐，
向我們衝來了，衝來了，
刺刀閃着凶惡的寒光。
肉體在利刃下倒掉了，
血花在冷風裏飛濺，
後面，警察也襲來了，
更多的黑影從兩邊湧現。

高麗棒子，日本浪人……………
嘲笑，辱罵，雜着更大的殺聲。
大刀，皮帶，木棒……………
飛舞着，狂捲着，吼叫着，
像餓狼衝入幼小的雞羣，
無情風雹掃蕩萌生的嫩芽。
（衝！衝！從血泊裏衝出去！）
激越呼聲壯起大眾勇氣，
奪掉皮帶，大刀，木棒……………
石子，磚塊，路牌——都變做臨時武器，
（衝啊！打退一切奸敵！）
慘呼，像天空的春雷，
驚醒大地下潛伏的奴隸，
每個心裏燃起生命的火炬。
撕鬥！搏殺！逃散！追擊！
負傷了，——沒有人喊一聲痛！
滾倒了，——血泊裏再躍起！
黑天，黑地，依稀刺刀隱現，
混亂中衝潰了「醜惡」影陣。

古城復活了

古城復活了！古城復活了！

千萬顆心裏堅起抗爭的信念。

流言像大雨欲來的爽風，
迅速的吹進這古老的城間，
一顆，兩顆，千萬顆心裏，
翻轉了往日的「固執的信念。」
「二哥！不得了，聽說學生還要示威，
也許和日本鬼開火，明後天。」
「老弟！橫豎北平不能安居了，
倒不如衝出來幹一幹！」
「二哥！休要大聲說狂話，
當心——抓去了就坐監。
昨天不是打傷了幾百學生，
還攔到牢獄裏一兩千。」
「怕什麼，那都是賣國的奴才，
要幹，斬草除根——日本鬼，漢奸。」
大街，小巷，飛出這樣的聲浪，

這聲浪在每個角落裏擴大，蔓延。
古城復活了！古城復活了！
千萬顆心裏堅起抗爭的信念。

慰 問

姐姐！我帶來一個新鮮消息，

報紙都紀念你犧牲的勇氣。

我輕輕走進六號病室，
看護囑我別驚動睡息的青姊。
淡黃燈光映着病色的臉，
陰沈裏給我一陣螫刺心傷：
活潑，美麗的姊姊喲！
那天，同你踏着溫流雪花，
躍過短橋，走上崎嶇的山路，
你望着白色世界，
「這古城太沈悶了，
有誰能掀起些驚人風浪？」
呵！風浪從死水裏掀起了，
誰知你竟在風浪裏負了創傷。
那時你跌滾在殺聲裏，
（我們像小鳥被暴力襲擊着）
我看得最爲親切，

你被明晃的大刀砍傷了，
一聲慘呼，鮮血流出額角，
那大黑個子還沒命踢你的背，
「看你還愛國不，瘋狂的……」
你痛楚，昏迷了，還喃喃地罵着，
「沒人心的豬狗呀！難道……」
他們也許有最後的一滴天良，
有的躲到一邊，有的朝前面跑了，
我和芸被湧進長弄裏，
老主人把我們迎進草房，
婦人給同學敷紮傷口，
（他們太慘忍啦！自己打自己人！）
我們都感動的流淚了，
燭光下，她那麼和氣，慈祥。
殺聲隨夜風消逝了，
我們從黑夜裏轉回學校，
才知你被救護隊送到醫院。
這一日受傷的四百多人，
二百餘女生，八十人重傷。
（這給他們以怎樣重大反擊呢?!）
慘暴後逼出險詐，欺騙，
提前放假——分散大眾的力量。
.....
一幕幕影子在心裏映演，

竟忘記坐在青姊面前，
看護提醒我——改日看視吧！
匆匆離了冷清的院門，
莫名的悲哀擒住我心。

媽媽！我也去打漢奸！

小弟弟，你真是勇敢戰士，

養好了你還去打漢奸！

「愛呀！是誰擊傷你的臉？」

「媽媽，我也去打漢奸，

警察撞翻爸爸貨攤，

還用槍刺扎傷我底臉。」

「孩子！為什麼你也那樣瘋狂？」

「媽媽，人家都去了，李三叔，

大五，侯四，還有賣菜的姑娘。

大學生把嗓子都喊啞了，

他們的大隊比一百列火車還長，

好些好些都舉着紅色小旗，

胳膊上捆着白色袖章。

有一個穿長袍的女人演說，

「漢奸們把北平賣了，

我們要武裝保衛華北………」

大眾一齊隨她吶喊，

萬千拳頭亮着光明的太陽。
湧呀！湧呀！前面飛來大刀警察，
都喊着「殺！殺！」我們一些也沒有害怕；
他們才真瘋狂了呢，
把前面的同學都斫倒了，
還叫日本鬼在街口駕起機關槍。」
「孩子，你真傻，怎不早些跑回家？」
「北平沒了，誰還能有家？」
媽媽！我真感激那位姑娘，
她說，「小弟弟，你真是個勇敢戰士！」
慌亂裏她用手巾包紮我底傷口。」
「愛呀！少說話，靜靜地養傷！」
「媽媽，傷，並沒有什麼危險，
養好了，我還去打漢奸！」

送 別 之 夜

去吧！願你們變做廣播的喇叭，

把十二月的戰歌對萬人吹送。

揮一揮手就算離別，
沒有禮物壯君行色，
也不需兒女樣向你們叮嚀，
但願肩負萬衆使命，
像列車在黑夜奔騰。

揮一揮手就算辭行，
今夜權離這陰森的古城，
聽，四圍豺狼怪嚎，
看，天空凍雲鬱結，
願同在黑夜戰取光明。

願同在黑夜戰取光明，
車，載走了你，帶走萬衆呼聲，
願你們變做廣播的喇叭，

把「一二九」戰歌對國人吹送。

我們宣誓不負大眾的囑望，
把壯烈戰歌對國人宣揚，
喚不醒人心決不生返，
別矣古城，汽笛一聲高唱。

寂寞了校園

那雙雙士女都上那兒去了？

寂寞雪徑沒有一個足印。

北風從松針裏彈出哀調，
慘淡夕陽吻住枯縷樹梢，
灰塵塗封了瓷漆長椅，
池水凍結寂寞的板橋。

花架前，癡立着一隻小鳥，
苦悶地啾住滿園蕭條，
那雙雙士女都上那兒去了，
（情話裏汲出差怯的心跳。）

短牆外，逼來暗黑的幕影，
沈默裏聽不見叮嚀的校鐘；
牆再也耐不住這樣境地了，
一聲長啼滑破抑鬱的天空。

失寵了的派克筆

去吧！不讓你再懸在胸前，

我胸前新懸起一隻鋼鎗。

玲瓏，娟秀的派克筆，
像春神的羽翼，在我們
希望的光輝裏飛翔。
你吞吐澄藍墨水，
淨潔紙上，織成金色夢想：
學位，博士帽，跨越三島，
飛渡東西洋……………
你曾結就愛網纏綿，
情札裏牽動少女的心；
你曾寫來吟風弄月的文章。
把浮名巧對萬人宣揚。
因而，我愛你，需要你——
像慈母親撫她底愛女，
永不讓遠離身旁。
但是，現在我要撤掉你了，

這原因怎忍心對你細講？
去吧！金色的夢！乖乖——
你解不開我肩上重負，
當不住風，遮不住雨，
喚不醒黑夜沈睡的太陽。
別了！我心躍跳，血如泉湧，
外面答答地號聲響了，
風吼捲着街鋒的壯歌。
我就要去了，給你個決別的吻，
請你守護這塵封的書桌，
冷寂的天花板和陰沈的樓房。

我們又回到鄉村

我們的一棵樹，一莖草，
也不讓敵人損傷！

我們又回到鄉村，
（不是畏怯，也不是逃亡。）
原來，都從這兒長大，
我們愛那每棵樹，每莖草，
秫稻籬笆，疎落的草房，
犬聲吠走了黃昏，
晨雞啼醒了太陽；
更愛那一張張忠實典型的臉，
泥腿，赤足，鐵肩膀，
鋤頭鐮鋤揮走流年，
風霜裏終年奔忙。
他們才真是中華的主人呢，
馱起萬種災害，苦困，
把歷史的生命繼續，增長。
歸來了，我們歸來了，

帶來的（不是大學證書，
也不是光宗耀祖的衣錦還鄉，）
——是一束醜辱消息：
（寄生蟲們爲了肥養自己，
拍賣了北平的貞操，
秘約下華北也失了保障。）
我們——學生，工人……四萬大衆
掀動第一次反抗的狂浪，
這狂浪已冲潰古城鐵門，
流！流吧！流入阡陌！
流入卑靜的田園，村鄉！
起來，願大家捍衛土地，
願大家禦侮，救亡，
我們的一棵樹，一莖草，
也不讓敵人摧損，折傷！

野 會

慶祝吧！我們及呼喚着大野的空氣，

望見那晚霞渲染了的天空……

北風從山岡上吹來，
炊烟在晚霞裏幻成雲采，
我們望着高碑店的站屋，
心裏沈潛着難以解釋的淒哀。
那是怎樣的一幕滑稽劇啊，
二百多假扮了便裝的奴才，
懷着險惡，肩負大奴才的使命，
追殺我們出發鄉下的隊伍，
茅店裏圍困了兩個晝夜，
「放火燒房」的警告嚇不退大家的意識，
「冷水潑進窗洞」——多麼慘毒的故技，
一個個弄成了水淋鷄，
像風雪裏的哨崗苦挨着夜寒。
我們感謝父老們的應援，
才沒有全數被送進鐵門的囚車。

慶祝吧！我們又呼吸了大野的空氣，
望見那裊裊的炊烟，
繞繞着矮牆，林木，草棚。
夜來了，北風吹來一片朦朧，
大家擁擠着，忘記了飢餓，哀愁，
羅英還高唱着壯歌：
「睡臥戰場待天明。」

晨 曦 中

別了！美麗的山莊，玻璃河，
我們高歌着『開路先鋒』前進。

晨曦漫過枯林，山莊，
琉璃河蕩着金色波光，
沈重履音，驚起水鳥，
活躍心琴伴和波聲高唱。
走！踩過崎嶇的石子路，
讓寒風貶裂肌膚，灰塵
塗面，鞋底踏上萬里風雪，
向前！穿入一城，一陣……
無數陌生的田園，家鄉。
深巷送來獵獵犬吠，
雄雞驚飛枯草覆掩的土牆，
破廟前，擠滿驚疑的臉，
放下荆筐，靜聽激切的演講。
有的舉起鐵臂歡呼，
那聲勢像倒瀉的洪流；

有的從柴門裏捧出茶飯，
慰勞我們飢疲的心腸；
有的擊響啞響的鑼鼓，
老幼男女一齊湧出草房；
太陽下，大家結成一條戰線，
炮火裏爭取生命的危亡。
我們慚愧那大學生的飽暖生活，
書桌上擲掉半生光陰，
更可笑天賦的自傲，美麗的梦想，
如今才認識了卑微的自己，
艱辛的重任還在大地的前方。
走！荷起太陽，穿過黑夜，
在幽僻的鄉村掀動狂浪，
狂浪裏磨鍊意識的鋼強。
看，晨霞燦爛的染遍東天，
水面，北風掠起金色波瀾。
別了，美麗的山莊，琉璃河，
我們高歌着「開路先鋒」前進。

夜的進行曲

走啊——走啊！走啊！——

我們在崎嶇的路上猛進。

野原跨過寒風，
星在天上燦爛，
枯林，像魔鬼的黑手，
隱現杈枒枝柯。
夜茫茫，路遙遙，
艱險裏忍住創痛，
心隨履聲顛躍。
別了，高碑店！
別了，被鐵車載歸的同學！
大地，我們的母親，
鄉村，我們的家。
看！前面茅菴裏閃着燈火，
那裏有更多的弟兄起來了，
去！匯合，匯合在一起！
讓鐵流掃過冰凍的大地。

從此，不再臥舒適的軟床，
擲去金字書，博士夢想，
牛欄裏學習課業，
臭汗堆裏打起希望。
一身鐵骨，一隻槍，
血泊裏共闢生路。
星閃閃！風號號！
枯草飛舞着身子，
野原吐出舒快的呼吸。
走啊！走啊！走啊！
我們在崎嶇的路上狂進。

如林的黑手

看呀；那怒漲的筋肉，撼天的氣力！

那如林的反抗的黑手舉起來了。

歡唱吧！歌頌吧！這如林的黑手！

你莫笑那黑手上沾染了污泥，

尋不出香噴噴的氣息。

當他們隨了歡呼舉上天空時，

陽光籠罩着，啊！多麼美麗？

多麼美麗喲，——像櫓比的帆檣，

像蒼鬱的林木浴洗着太陽。

歡唱吧！歌頌吧！這如林的黑手！

你莫笑那黑手不會把握筆桿，

寫不出詩詞，寫不出錦繡的文章，

但他們能舞着長鞭耕起春泥，

能揮起鋤頭在烈日下耘苗，插秧，

多麼值得頌讚啊，——那是大地的創造者，

開闢者，五千年了，保衛着祖國的榮光。

歡唱吧！歌頌吧！這如林的黑手！
我們要同每個黑手握在一起，
讓白嫩的皮膚，柔嫩的筋肉，
在太陽下風雨裏鍛煉成生產的武器。
看呀！那怒漲的筋肉，撼天的氣力，
那如林的反抗的黑手舉起來了。

大地動蕩了

大地動蕩了；大地動蕩了，

塵起，砂飛，草在阡陌裏狂嘯。

大地動蕩了！大地動蕩了！

夜失了溫柔的節奏，

天空沒有妖媚的星斗擁抱。

一陣狂飈拖走宇宙苦悶，

塵起，砂飛，草在阡陌裏狂嘯。

狂嘯，冰天雪地捲來怒潮，

是長白山下冤鬼的呻吟？

是鴉綠江畔遊魂的血腥？

是鐵蹄下大眾反抗的嘶號？

是嫩江橋男兒們火拼的狂濤？

狂嘯，沈睡了長城也在咆哮：

我是萬千中華子弟築成的，

瓦縫磚隙裏窩伏着偉大力量，

締造的艱鉅，百年了，千年了……

雄鎮關山，載負歷史的榮耀。

憶起黃昏牧羊人的笛聲，
秋夜隨爽風飄逸的駝鈴，
更逼我繚繞那詩意的美夢。
如今怎樣了？子弟們那兒去了？
炮煙蒸薰我底耳目，
尖厲的號聲襲擊心肺，
鐵爪抓傷我莊麗的髮膚，
周身鑿滿蜂窩似的槍洞。
還讓蛇鼠穿穴，豺狼架巢，
白天怒望那鐵鷹馳飛，
夜裏不忍聞崗哨的悲鳴。
我咆哮！我狂呼！——主人那裏去了？
那裏去了？奮起吧！
我不能沈溺在血腥裏。
狂嘯！沈睡的古城甦醒了，
揉開惺忪的眼，怒髮昂起，
吐出萬年鬱抑，搖落緊縛的鎖鑰。
怒吼！流雲在天上飛，
火由地心裏狂燒。
十二月的風，挾着人性的英偉，
捲呀！捲呀！搖撼東城，西城，
長街掩盡利刃，兇光，
砂石蕩落旗梢的太陽。
狂捲！怒吼！十二月的風，

冲潰地獄鐵壁，搗開宇宙黑殼了。
沒有止息，沒有阻障，
給大地來一個翻轉的搖震。
狂嘯！三大流域也捲起怒潮，
五嶽的林木也在洗悶裏振起了。
百萬，千萬隻黑手，舉起了！
百萬，千萬顆心熔鑄了！
勃枝灣畔，黃浦江濱，武昌城下……
擎天吼聲挾着洪流奔騰了！
撲地砂石在風濤裏滾飛了！
滾飛吧！奔騰吧！
再飛！再滾！再吼！再號！
刮散海洋鬱結的凍雲，
踏破西北萬里荒蕪的草原。
大地動蕩了！大地動蕩了！
夜失了溫柔的節奏，
天空沒有妖媚的星斗擁抱，
一陣狂颳拖走宇宙苦悶，
塵起，砂飛，草在阡陌裏狂嘯！

一九三六，三月十六日，完稿。

聯合出版社出版新書

急	兩	阿	生	生	本改	將	雙
瀾	個			命	訂		
	時			底	落	軍	黃
	代	弓	活	微	葉		
				痕	新		
					序		
					言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六	二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	三	二角(即出)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角			角	角			
隅	余白萊著	列躬射著	蒲風著	柳倩著	郭沫若著	王余杞著	郭沫若等著
榮著							

聯合出版社總經售書

- | | | |
|--------------|--------|-------------------|
| 白 夜 小 說 | \$0,20 | 安斯退夫基著
斐琴、陳蓬人譯 |
| 鍊 短篇小說 | \$0,20 | 俞鴻謨著 |
| 賣不掉的 商品 短篇小說 | \$0,50 | 余白萊著 |
| 我們的堡 詩 歌 | \$0,20 | 溫流著 |
| 現代學生的根本問題 | \$0,10 | 劉羣著 |
| 史 太 林 傳 記 | \$0,20 | 盧特維綏著 |
| 常識以下 文藝論文 | \$0,35 | 陳漢年譯
王任叔著 |
| 庶聯的版畫 | \$0,50 | 韋太白輯 |
| 最近蘇聯偉人講演譯叢 | \$0,40 | 膺庸譯 |
| 黎明前奏曲 | \$0,30 | 沈旭著 |
| 路工之歌 | \$0,20 | 江岳浪著 |
| 馬漢姆教授 | \$0,25 | 洪爲濟譯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初版

1—1000 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著 者 王 亞 平

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聯合出版社

電話 八五〇五一

經 售 處

全國大小各書店



\$ 0.15